

母亲的鸡汤

□ 赵立策

俗话说，冬病夏治，食补胜过药补。我的母亲是一个农家妇女，虽然识字不多，却深谙其中的道理。记得在生活艰苦的岁月，母亲宁愿自己少吃一碗饭，也要坚持养几只鸡鸭，既是为了卖几个油盐钱补贴家用，也是为了改善全家人的生活。

但是，在那个年代，也担着不小的风险。很多时候，在家里偷偷养几只鸡鸭，也不过是掩耳盗铃的事情，因为公鸡每天会按时打鸣，都是左邻右舍的，谁又会不知道哪家的情况呢？

记得有一年5月，村里来了工作队，不用说，母亲在全体村民大会上承认错误，最后我家的全部鸡鸭被没收，气得母亲三天没吃饭。可是，再生气也没用，一家老小还等着吃饭生活啊。过了几天，母亲又偷偷养起了鸡鸭。

母亲对饲养的鸡鸭犹如对孩子一样疼爱，尽管生活艰难，也总是省下一点粮食给那些鸡宝宝们吃。还把大一些的菜叶切细，方便喂养小鸡。母亲还给每只鸡鸭都取了名字，有大花、二花，还有将军、号手，甚至还清楚地记得每一只鸡鸭孵化出壳的日期。母亲利用卖鸡蛋的钱，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交上了学费，改善了一家人的生活。

每年到了我家门前池塘荷花盛开的时候，时令就进入了盛夏。赤日炎炎，暑气袭人，往往让人食欲不振、健康受损。为了让家里人能够更好地工作和学习，母亲总会挑选一只又大又肥的老母鸡宰杀，然后下厨为全家人炖一锅香喷喷的鸡汤。

她先把鸡肉清洗干净，放在锅里焯水后滤干，然后加上一些花椒、香叶、陈皮、八角和食盐等调料，在锅里大火炒至微黄，再加上烧开的开水，用大火煮开后，改用小火慢慢炖煮。等鸡肉都煮熟透了，再加上香菜，全家人就可以尽情地享受这顿美味大餐了。

不过，在吃鸡肉前，都会有一个比较隆重的仪式。母亲先盛上鸡肉、鸡汤，放在堂屋门前的桌上，以此敬献给去了天堂的爷爷、奶奶。然后，再给全家每一个人盛上一碗香味浓郁的鸡汤，并监督我们都喝下去。

一次，我对母亲说：“妈妈，干嘛不直接用大火把鸡肉煮熟了就吃，您这样做多费时间啊。”母亲笑着说：“傻小子，鸡肉必须用小火慢慢炖煮，才能入味，也才能煮透心。用大火直接炖肉，往往是皮烂里面生，营养也出不来。”

母亲顿了顿，接着讲道：“尤其是饲养了3年以上的老母鸡，不仅营养丰富，而且特别滋补身体，是产后妇女以及手术病人的最好滋补汤食。就是普通人，如果伏天喝了老母鸡汤，也能增强抵抗力，一个秋天甚至冬天都不容易感冒。在炖煮的时候，更需要用比较长的时间来炖出它的味道和营养。”

民以食为天。如今，人们的生活从温饱跨越到小康，各种各样的营养汤食更加丰富多彩。而母亲熬制的鸡汤，一直陪伴着我们。

搬运工杨演

散文

□ 黄文灿

杨演的店铺开张了，地点在县城一把火广场边的三晋庙。接到电话，我买了鲜花送去。

店铺是一间小门面，约十平方米，门面旁边柱头上挂着一个方形小铭牌，镀铜的，金光闪烁，上书“杨师搬运”4个蓝色大字，很是耀眼。店铺里摆了一张办公桌，靠墙有一个三人座皮质沙发，旧的。

小店铺和那些中介信息部差不多。杨演正忙，接完电话，给两同伴交代新接的搬运活。见我来了，点点头，得意地示意我看门外一字排列的3辆崭新电动货三轮。原来是“鸟枪换炮”了，脚蹬变电动了。

杨演是我小学同学，40多岁，中等个，一双眼睛有点斜视，但透出一些机灵，说话带点沙哑声。下岗后，他成为自带三轮车的搬运工，手下有两同伴，都各有一辆三轮货车，脚蹬的，三人就是临时组合。

以前，他和那些搬运工一样，在县城一把火广场街边梧桐树下，摆放好三轮。车架横梁上面挂个硬纸面牌，上面写着：“搬家，运建渣，修水管，清化粪池”，然后是联系电话。这些搞搬运活的，大多是县城下岗职工或近郊进城打工的农民，平常三三两两吆喝着，招揽生意。

初夏，母亲打电话说，我们整个北街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，因为搬迁合同签约率达到100%，拆迁赔付款都领了，所以，政府拆迁办发布公告限5月底前全部搬走。现在几千户人同时搬迁，搬运费都涨了。

我连忙赶回家。大小北街一片忙碌：三轮车、小双排货车上堆满衣柜、沙发、冰箱、拆下的灯具等等，甚至老年车上都是锅瓢碗筷、坛坛罐罐，人车来往穿梭，人们大呼小叫。汽车喇叭声、脚蹬三轮铃声交织，奏响着搬迁大转移的鸣奏曲。

楼下邻居小唐帮我联系了一家还没有涨价的搬运，竟然是我的小学同学杨演。在帮我搬运途中，我与他聊了起来。我问他，为啥其他搞搬运的大都涨了价钱，你怎么不涨呢？杨演蹬着三轮车，放慢速度，喘着气说，价格便宜点，生意更火，省去招揽生意的时间，多跑一次，挣的钱不是更多些嘛。

还真是个机灵鬼。他说，今后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带上那两个同伴，开个铺子作为固定场所，不做游击队。

“刘大姐，这红包我不能收，心意领了噢。”杨演用沙哑的声音说。小红包在两人手里拽来拽去，相持不下。刘大姐的到来，让我想起去年5月发生的那件事。

邻居刘大姐由于爱人在医院住院，忙不过来，直接把钥匙交给杨演，请杨演把家具和冰箱搬到南延线的临时安置房，并让他把几件比较新的衣服拿去当工作服穿。

后来，楼下围满了邻居，刘大姐神色慌张、带着哭腔说，她交住院费的1200多元现金，忙乱中放进那套西装口袋里了。结果家里都搬空了，衣服也送杨演了。邻居都议论纷纷说不好办了，就是报案，也是扯皮的事。

看到瘫坐在楼道口的刘大姐，我的心一阵悸动。

我知道杨演的住处，决定去找他探问一下。毕竟是同学，说话更随意点吧。穿过繁华的大南街、富民路，就到红光平房区了，我来到杨演租住的小院子。

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杨演两口子在争吵。女人说：“捡到的又不是抢的，打官司都不怕。”杨演说：“这是人家的钱，你要拿去给娃娃交学费，这事传开，以后生意全部整瞎火。还给刘大姐，心里踏实。最多再跑两三天，娃娃的学费就筹够了。”一阵沉默，良久，女人嘀咕道：“那你吃完饭再去退嘛，要是累倒了，今后还跑铲铲！”

我轻轻转身离开。夕阳的余光和路灯光交汇在一起，暖暖地从林荫间投下。街边鞋店铺传来欢快的音乐声，微风习习，使人感到很惬意。

“老同学，在想啥子哦，眼镜串串香，今天我请客！”我回过神来，笑了笑说，算了吧。杨演回头敲着那个金光灿灿的铭牌说，是固定摊子了，客户更放心了，今后有得忙。我们成本低，需要的只是力气。用完了，吃两碗饭，睡一觉起来就有了。以后还要招兵买马，扩大队伍呢！

那气定神闲的神态，俨然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。

杨演和他的同伴们是平凡的，大街小巷、千家万户间，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。他们坚定而踏实的步伐，遍及这个平和安详的川西小县城。

铿锵玫瑰

□ 周小平

妇好

你从商代走来，你从殷墟走出。

站在甲骨文的肩上，抖落出满天的星斗。

一片片甲骨，在移动；一行行文字，在纷飞。挽回了，一片片仓皇远走的岁月流光。

庄严的场面像新娘的发髻，一丝不苟。祭祀的神圣，弥漫虔诚的肃穆，祈愿占出好的山水运程。

舞蹈的龙纹铜钺，在九天醉酒当歌。挥扬的虎纹铜钺，在壁立千仞的山巅，迎风长啸。

风从虎，云从龙。风云际会在天边发出会心的微笑。

花木兰

唧唧，坐立不安于左耳。

复唧唧的叫声，踟蹰彷徨在右耳。

机杼，气喘吁吁，晃动着声声叹息。

纵的是忧，横的是愁。纺织着小弟浅浅的幼稚的黄毛，经纬着老父亲苍苍的白发。

东市的骏马，高昂起人生；北市的长鞭，飒爽迎风的英姿；南市的辔头，瞭望烽火四蹄的远方；西市的鞍鞴，安顿了家乡炊烟的歌唱。

狼烟，拉长了揪心的警报。

关山，镀亮了如水的缁衣。

风，在刀尖上走。雪，在剑刃边上游。弯弓，叩响了快快长空月光。

雄兔，扑朔脚下；雌兔，迷离眼里。在刀光剑影的血腥中，愤怒的眼睛怎能分隔眼红的雌雄？

穆桂英

一朵带刺的玫瑰，从北向南。

在九龙谷，撒豆成兵，摆设七十二座天龙潭。

连篇累牍地叫板：北宋的软水与温山。

一朵火红的铿锵玫瑰，从南向北，逆袭燃烧。

剑影追逐云影，刀光嫁接天光。光线描述着：针尖对麦芒。

风，被砍得，被刺得，直喊：疼！疼！

绣绒宝刀，上下翻飞化作道道闪电；降龙木棒，神出鬼没翻覆阵阵风雨。龙潭，漩涡密布暗流；刀山，明枪冷箭澎湃连天汹涌。

天门阵正在上演灰飞烟灭的局面，木兰关又狰狞毕现在眼前。

绵绵烽燧，迢迢征途。

战争！

令十二寡妇一字排开……

梁红玉

社稷的溃瘍，眼看就要洞穿。

纤纤玉指，在这儿扎住，在这儿飞针，缝补家国的补丁。

——京口黄天荡。喘

着粗气，像抽搐的风箱。

时光，在这儿弯曲。

雷鸣般的鼓点，撕扯天边的霹雳；雷鸣般的潮水，扑向铁蹄嚣张的气焰。

怀着对蹂躏的仇恨，怀着对践踏的愤怒。硝烟拉下长空，火龙钻入水里。每一片火光，仿佛都是眼里喷出的火焰；每一支芦苇的摇荡，仿佛都是站立的复仇响箭。

手，在桴鼓上韵律。进攻的风声，逼出漫山的鹤唳。进攻的风声，逼出窄窄的一弦惊弓。

入侵者，瑟瑟于惊弓之上。

冼夫人

把剑拔弩张，驯化为莺歌燕舞。把刀光剑影，教化相敬如宾。

和亲的手，友好地伸出秦晋之好。

从待字闺中到岭南圣母的历程，就是剥落幼稚、成长成熟的阶梯。英武，令四周野心萎缩；文韬，令觊觎敛气屏声。南岭迎来岁月的安稳，百越迎来和平繁衍的青春。

和亲的手，抚平偏见，消融对峙，凋谢了仇恨。

和平：让长矛生钝，长出橄榄的树枝；让大刀生锈，开满妍丽的花朵；让弓弦成为五线乐谱，弹出翩翩风度的鸽子。

诺亚方舟，从此，不再漂泊，不再流浪。

秦良玉

斩削白木，揭竿而起。

吴钩钩住下弦的月镰。另端，铁环满如东升的旭日。

以忠州的名义，浇铸日月可鉴的忠心。以石柱的名义，担当起砥柱中流的砥柱。

披肩扬起满天风雨中的大义，双手擎起塌陷的光辉。

黔北的烟云、川南的浪花哟！均一一铭记：浑河的秋风，挺直了白杆的脊梁；山海关的冰霜，雪白了蜀锦征袍；八卦奇阵，奔腾着霹雳的雷霆；宣武门外，名副其实了川军的宣武。

将军，要么战死沙场，要么老死故乡。而你，以古稀之年终老在故乡的桃花马上。

连死，都是立马的姿势。

秋瑾

绝句：题在轩口亭的心口。

秋风，秋雨，愁煞人。

秋，横陈心上呵！心，怎么担得起这绵延莽撞的愁绪？

秋雨如麻，秋风密谋地编织。秋风似刀，秋雨磨刀霍霍。风雨密谋，打在秋天心上。冷，摔下，一连串战栗。

秋瑾，沿着风雨收紧的轨迹，陨落。迎刃于秋风，中弹于秋雨。

为托起陆沉的九州，为挽起日斜的苍天，为哀鸿不再遍野，为黎民不再倒悬。